曾子注釋

曾子十篇卷三

揚州阮元注并釋

曾子制言上

注 制言有裁制之言可以爲法也分上中下三篇大戴禮記第五十四今爲曾子第六

釋曰 制訓本國語晉語註

曾子曰夫行也者行禮之謂也 注 夫行之行急讀之

釋曰 上行去聲下行平聲

夫禮貴者敬焉老者孝焉幼者慈焉少者友焉賤者惠焉 注 孔子見冕衣裳者雖少必作過之必趨敬貴也孝畜也老者畜養之惠仁也

釋曰 孔子事見論語子罕孝畜訓本祭統惠仁訓本說文羣書治要少作小今不從之

此禮也行之則

行也立之則義也【注】則行之行急讀之行既立則可以爲義以宜其類【釋曰】上行平聲下行去聲宜類見立事篇今之所謂行者犯其上危其下衡道而彊立之【注】盧僕射云衡橫也元謂不循正道矯彊自立【釋曰】此行字去聲天下無道故者【注】盧僕射云且自卹也天下有道則有司之所求也【注】孔檢討云求拘罪人也淮南子曰求不孝不弟戮暴傲悍而罰之故君子不貴興道之士而貴有恥之士也【注】興道謂以殊行起名譽者若由富貴興道者與貧賤吾恐其或失也若由貧賤興道者與富貴

吾恐其羸驕也【注】或失謂或不能自守羸當爲贏字之誤也【釋】盧注或爲惑今不從戴校作羸夫有恥之士富而不以道則恥之貧而不以道則恥之【注】富不以道若驕吝無禮貧不以道若怨諂無守弟子毋曰不我知也鄙夫鄙婦相會於廧陰可謂密矣明日則或揚其言矣故士執仁與義而明行之未篤故也胡爲其莫之聞也【注】此戒弟子勿以無聞譽而自懈其脩也隱微鄙事欲人不知尚不能何況持仁義之道明行於世豈終無聞若其無聞行未篤也【釋】此節意在勸弟子篤行仁義自有人知鄙夫鄙

婦四句反其辭設譬非言弟子爲惡而自謂人不知也孔云腐隸書牆字羣書治要作毋日今作無日又治要作故士執仁與義而不聞行之未篤也案此是魏徵刪節本文之故不可從

殺六章

不當及親吾信之矣使民不時失國吾信之矣

注 殺音不當其時必將殘忍爲亂禍及其親不愛民而妨民事必將煩役瀆武民心盡叛

故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與之皆黑

注 此勗弟子取多賢友也蓬蒿麻枲也沙水散石也泥塗泥蓬性屈亂故郭象曰蓬非直達者直黑相韵

釋 史記三王世家索隱引荀子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與之皆黑洪範正義引荀子泥作涅皆作俱說苑說叢篇曰蓬生枲中不扶自直白沙入泥與之皆

黑論衡程材篇曰蓬生麻閒不扶自直白紗入緇不染自黑又率性篇重引此惟弟四句染作練孟子趙岐章指亦引此四句作諺曰凡此語皆本曾子也蓬沙訓本說文麻訓本爾雅郭說見莊子逍遙遊篇注羣書治要蓬上有故字從之自直作乃直今不從之

是故人之相與也譬如舟車然相濟達也已先則援之彼先則推之是故人非人不濟馬非馬不走土非土不高水非水不流

注 此言仁道也仁者人也如人相人偶也蓋人非人不濟必相人偶乃成仁道故仁者仁此者也走讀如來朝走馬之走走疾趨之也

補曰 仁訓本禮記中庸鄭氏注案中庸仁者人也之訓最精鄭氏注為相人偶乃仁字最古之義觀曾子此節足以發之泛訓為愛義不足且非制字之本也詩緜

來朝走馬。孟子引同。毛傳無解。箋云。言其辟惡早且疾也。玉篇趣字引詩日。來朝趣馬。言早且疾也。此玉篇所引。非詩經字作趣。蓋鄭箋讀走若趣也。鄭箋必有走讀若趣。趣趣疾也七字。六朝以前有之。玉篇引鄭箋所讀若趣字。而誤連爲詩本字。隋唐之間。又脫去鄭箋七字。故陸釋文無趣音。不然。棫樸左右趣之傳日。趣趨也。箋云。促疾於事。設緜經字爲趣。毛不容無以訓之。且鄭箋彼趣爲疾。益可知此讀走爲趣也。逸周書文儆解云。壞非壞不高。水非水不流。**君子之爲弟也。行則爲人負。無席則寢其趾。**【注】盧僕射云。分重合輕。班白不任。弟達於道路也。元謂坐用席。臥用衽。席有首尾。尊者易知。無席而欲寢尊者。則必安其趾於衽。士昏禮日。御衽于奧北止。止向趾。足也。【釋曰】古人之席有首尾。故公食大夫禮云。莞席尋卷自末。

故易知也。引士昏禮者，藉以明寢尊者之趾也。使之爲夫人則否。注 此夫字及下夫杖夫夫字，皆老字形近之訛。篆字老作耂，言當使之人，其年或老則止。近市無賈，在田無野，行無據旅。注 此皆言安老之義，老者雖近市不賈賣，雖在田不野宿，據旅猶周禮羈旅，言老者雖行路不羈據旅。舍負趾否及賈野旅，各以三字爲韻。釋 說文曰，賈坐賣售也。周禮地官遺人，羈旅，後鄭注，過行寄止者，故書羈作寄，杜子春云，寄當作羈。又旅元本訛作依，戴本從之。苟若此，則夫杖可因篤焉。注 以上皆申言人非人不濟之義，仁道也。安老如此，則凡老杖者可因依篤厚矣。

【釋曰】因訓本呂覽盡數因智而明之注篤訓本詩椒聊毛傳

富以苟不如貧以譽【注】富而苟且無禮不若安貧有令譽生以辱不如死以榮【注】盧僕射云見危致命死之榮也【釋曰】列女傳楚平伯嬴曰妾聞生而辱不如死而榮此古語相同者

辱可避避之而已矣及其不可避也君子視死若歸【注】可避而不避是殉名也不可避而死君子之榮也曾子慎言遠害務全其身然當大節大義則毅然視死如歸百世後忠臣孝子之防皆立於此故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又曰士不

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孔檢討云，董仲舒說春秋齊頃公不死於位，以曾子此義責之，【釋曰】呂氏春秋士節篇云，遺生行義，視死如歸，語本乎此，董仲舒說，見春秋繁露竹林篇，彼引此無矣字也字，辱字下多若字，父母之讎，不與同生，兄弟之讎，不與聚國，朋友之讎，不與聚鄉，族人之讎，不與聚鄰，【注】讎，謂被人有意辱殺者，不與同生，言孝子所仇，不共戴天，生以辱，不如死以榮也，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寢苫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鬪，居昆弟之仇，仕弗與共國，銜君

命而使雖遇之不鬬居從父昆弟之仇不爲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盧僕射云族人謂絕屬者元謂聚鄉比聚鄰爲疏　大清律父母爲人所殺而子孫擅殺行凶人者杖六十其即時殺死者勿論案此與孔子居仇之義微有不同者春秋時殺人者官未必盡受理且有國邑奔避也【釋曰】居仇之說檀弓曲禮周禮地官調人及此曾子所言互有異同然周禮孔子曾子之言三者同義惟曲禮錯出不可從此注所引即檀弓孔子荅子夏之言與曾子合案周禮調人曰凡過而殺傷人以民成之凡和難父之仇辟諸海外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讎不同國君之讎眡父師長之讎眡兄弟主友之讎眡從父兄弟周禮此節專言過殺非

本意殺故謂人得以使之遠避平成之與孔曾所言有意辱殺之讎不同猶　大清律謀殺人故殺人與戲殺誤殺過失殺傷人有分別也又謂人曰凡殺人有反殺者使邦國交讎之者此言謀殺一人恐此人子弟報讎因復殺其子弟也又謂人曰凡殺人而義者不同國令勿讎讎之則死者此謂殺其謀殺君父之人為義其殺人君父之人之父兄子弟不得再以此人為讎讎之則罪當死也故周禮與孔曾合以為不合者誤解之耳若曲禮言兄弟之讎不反兵交游之讎不同國及公羊復百世之讎則太過不合聖賢之道矣

良賈深藏如虛君子有盛教如無【注】良賈不自衒其貨君子不自矜其學非有意匿之也故曾子曰有若無實若虛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虛無相韵

【釋曰】此自是古語而曾子述之史記老子列傳老子曰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有盛教容貌若愚同

是此言而有意晦藏之，此老莊之學所以大異於孔曾也。弟子問於曾子曰：夫士何如則可爲達矣。注 達通也，通於學也。釋曰 羣書治要可下無以字，今本有之。曾子曰：不能則學，疑則問，欲行則比賢，雖有險道，循行達矣。注 比賢如見賢思齊焉，險道難通之道，君子之學難者弗辟也，率行既久，乃漸通達，無一旦通徹之效。釋曰 率循訓，本爾雅。循若循牆而走，循山而南，蓋積步成里，積里成百，始能漸次及遠，故顏子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此亦謂次第漸進，故聖門教學與年漸進，非積學多年而悟徹在一旦也。羣書治要循作脩，字誤，義短，今不從。今之弟子，病下人，不知事賢，恥不知而又不問。注 孔檢討云：病病之也，

下人下於人也、子張問達、子曰、慮以下人、欲作則其知不足【注】臧鏞堂云、知不足而欲作、孔子所謂不知而作也、孔曾之學貴博、多聞擇善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則知足矣、【釋曰】知平聲、是以惑闇惑闇終其世而已矣、是謂窮民也【注】閔之也、曾子門弟子或將之晉、曰吾無知焉【注】孔檢討云、無相知者、曾子曰何必然往矣、有知焉謂之友、無知焉謂之主【注】盧僕射云、且客之而已、孔檢討云、若主顏讎由之主、且夫君子執仁立志、先行後言、千里之外皆爲

兄弟【注】言人親之若兄弟、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盧僕射云、故曰、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釋】太平御覽四百一十九引此、無立字無爲字、弟下有也字、說苑孔子曰、效其行、脩其禮、千里之外、親如兄弟、

苟是之不爲、則雖汝親、庸孰能親汝乎、【注】汝親若兄弟然、盧僕射云、庸用也、孰誰也、

凡五百七十六字、【釋曰】舊校本、有凡三章三大字、新別二字、又云、凡五百七十字、孔氏定爲五百六十四字、元今定爲五百七十六字、

曾子制言中、【注】大戴禮記弟五十五、今爲曾子弟七

曾子曰君子進則能達退則能靜【注】能讀若耐無矜滿惰佚之心故耐顯達無浮慕躁忿之志故耐寧靜【釋】說文能訓獸堅中故稱賢能經籍中文多以耐為能者耐為能假借字耐事即能事其義相同其音略轉耳

豈貴其能達哉貴其有功也豈貴其能靜哉貴其能守也夫唯進之何功退之何守【注】盧僕射云問君子進退其功守何如是故君子進退有二觀焉【注】盧僕射云言有二等可觀故君子進則能益上之譽而損下之憂【注】盧僕射云謂其功也元謂忠實匡助歸美於君益上之譽也興利除弊教養及民損下之

憂也不得志不安貴位不懷厚祿負耜而行道凍餓而守仁【注】盧僕射云謂其守也元謂道猶路也【釋曰】盧本作懷宋元本訛作博文選楊子幼報孫會宗書注引此作懷從之注謂其守也四字宋本誤入正文盧以上謂其功也注例此改歸注則君子之義也【注】盧僕射云其功守之義【釋曰】此謂其功守之義亦注文而宋本誤入正文孔氏以上二句注例此改歸注是也王給事云其上似仍脫一謂字有知之則願也莫之知苟吾自知也【注】不自張其功守之義吾不仁其人雖獨也吾弗親也【注】知其人之不仁已雖無友亦不近之故周公曰不如我者吾不與處損我者也與吾等者吾不與處無益

我者也吾所與處者必賢於我【注】聖門論交各有不同故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曾子守約其引周公遺言與子夏相合與子張不同故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

難與並爲仁矣【評曰】各本皆以此三十七字合前注人而不仁不足友也八字共四十五字皆爲吾弗親也下盧氏注文學者久已疑其不類矣汪容甫疑周公曰以下皆是正文是也然無確據故人罕從之元案呂氏春秋觀世篇云周公旦曰不如吾者吾不與處累我者也與我齊者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惟賢者必與賢於己者處據此可知此三十七字爲正文無疑矣呂覽之文多有從曾子竄去畧加改易者以此相較明呂改曾子正文也呂覽此節與雖獨弗親不甚近切盧不應引之即引之亦斷

不能改易如此之多、又可知非盧襲呂、其非盧注文明矣、故今歸之正文、故君子不假貴而取寵、【注】假借貴要取寵於君、不比譽而取食、【注】比、親合也、互相稱譽以干祿、【釋曰】比義本射義、鄭注、去聲、直行而取禮、【注】盧僕射云、行正、則見禮也、比說而取友、【注】志同道合乃相親合而說、孔子曰、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釋曰】舊校本云、取、亦作交、有說我則願也、莫我說苟吾自說也、【釋曰】說、同悅、故君子無悒悒於貧、無勿勿於賤、無憚憚於不聞、【注】悒悒、不舒之貌、勿勿、趣於賤而遽也、憚憚、勞心也、【釋曰】悒訓、本一切經音義引蒼頡篇、說文曰、勿、州里所建旗、所以趣民、故遽稱勿勿、勿勿、有罷

勉之義，扈勉勉者必趣遽，義相成也。戴校勿勿爲忽忽，非是，惲義見立事篇。

布衣不完，疏食不飽，蓬戶穴牖，日孜孜上仁。

〔注〕疏，麤也，謂糲米也。孜孜，勤也。孔檢討云，上，尚也。〔校〕疏，孔本作蔬，非是。孜孜，舊校本云一作尊。疏義本詩大雅彼疏斯粺鄭箋。

知我，吾無訢訢；不知我，吾無悒悒。是以君子直言直行，不宛言而取富，不屈行而取位。

〔注〕訢，訢喜也。宛，猶屈也。〔校〕訢宛義皆本說文。

畏之見逐，智之見殺，固不難詘身而爲不仁，宛言而爲不智，則君子弗爲也。

〔注〕畏，惡也。言行見惡於君，故逐。言君子立朝事君當正直不阿，與平居謹身慎言不同，此曾子之學也。

補曰汪容甫云此畏乃仁之訛孔檢討又直改正文為仁因下有仁智兩節也元謂此不必改畏之為惡聲轉義近故說文廣雅皆曰畏惡也惡義正兼下不受言行二節為言且承上直言直行為言

君子雖言不受必忠曰道雖行不受必忠曰仁雖諫不受必忠曰智〔注〕君雖不受臣必盡忠乃所以為道仁智

天下無道循道而行衡塗而僨手足不揜四支不被詩云行有死人尚或墐之則此非士之罪也有士者之羞也〔注〕盧僕射云衡橫也僨僵也手足即四支說者申慇勤耳元謂士見逐於君窮死道路必有為之路冢者此非士罪乃有士者之恥此勗士之勿以直

言直行爲悔，所謂生以辱不如死以榮。詩小雅小弁之六章。【釋曰】盧云，宋元舊本並以注手足十一字入並謂詩詞十字，亦注文，則非也。則此戴據永樂大典本改作此則，今不從。凡戴所云大典本，似不足深據，故皆未從。有士，戴本改作有土，亦非。詩毛傳云，墐，路冢也。

是故君子以仁爲尊。天下之爲富，何爲富？則仁爲富也。天下之爲貴，何爲貴？則仁爲貴也。【注】孟子曰，夫仁，天之尊爵也。尊爵兼下富貴爲言。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釋曰】舊校云，一作君子天下之爲仁，則以仁爲尊也。天下之爲富，則以仁爲富也。天下之爲貴，則以仁爲貴也。

昔者舜匹夫也，土地之厚，則得而有之，人

徒之衆則得而使之舜唯以得之也是故君子將說富貴必勉於仁也【注】馬宗槤云以用也用仁得之也君子必勉於所用之仁也元謂人之言富貴者必勉之以仁【釋問】汪容甫云以字是仁字之譌王引之云以下蓋脫仁字戴云大典作仁似未足據馬說不改字義可通故從之馬云古人辭質此句承上文以仁為尊則以不須改昔者伯夷叔齊仁者也死於溝澮之間其仁成名於天下夫二子者居河濟之間非有土地之厚貨粟之富也【注】夷齊孤竹君之二子兄弟交讓其國餓死首陽山下此言寧死而得仁不以不仁得富貴故孔子曰求仁而得

仁、又何怨、注溝曰澮、死於溝澮、猶曰經於溝瀆、即衛塗而債也、河濟之間、今山東武定府濱州海豐縣之間、孟子所謂北海之濱、夷齊未至首陽時所居、釋曰 太平御覽四百一十九引伯夷叔齊下、有仁者也三字、此宋本之最確可據者、且與士匹夫也三字同例、今各本皆脫、故補之、孫侍御志祖云、困學紀聞引曾子溝澮作濟澮、丁教授杰曰、宋諱亦避溝字、或厚齋有意改之、首陽山、史記正義凡五處、謂在蒲州及偃師者皆非、河濟之間、蓋河濟之間、即北海之濱、初避國時所居、至歸周後、始餓死首陽山、若王伯厚遷就為一地、則不合矣、

言為文章、行為表綴於天下、注 凡樹臬以著望曰表、復繫物於表曰綴、皆所以正疆土及人行立者、釋曰 綴者、以物聯物之名、故凡以木竿繫物皆

日綴、說文、叕叕聯也、象形、禮記郊特牲曰、郵表畷、此言田閒樹臬以正疆界、或表或綴、各以遠近爲數、通言之、綴可訓表、其實有繫物不繫物之分、故說文又訓畷爲兩陌閒也、至於人舞立行止之位、亦用之、禮記謂之綴兆、尚書之綴衣、亦謂以竿繫衣、詩曹風何戈與祋、祋與綴音義相同、故說文解祋爲高縣羊皮也、揚州古銅盤銘、內言田原之界、屢言一表一表、表卽綴也、表、宋本訛作喪、朱本作袠、

是故君子思仁義、晝則忘食、夜則忘寐、日旦就業、夕而自省、以歿其身、亦可謂守業矣、釋曰歿、宋本訛役、盧本改歿、日旦以下四句、與立事篇同、惟省下少一思字、

凡五百二十九字、釋曰舊校云、凡四百八十字、孔氏定爲四百七十九字、元今定爲五百二十九字、

曾子制言下【注】此篇專言秉德安貧不仕亂世之義大戴禮記弟五十六今爲曾子弟八

曾子曰天下有道則君子訢然以交同天下無道則衡言不革【注】訢喜也盧僕射云衡平也元謂革急也謂孫其言以遠害【釋曰】訢喜本說文革急古同音每相假借禮檀弓夫子病革矣鄭讀爲急是也

諸侯不聽則不干其土聽而不賢則不踐其朝【注】干犯也犯土謂入其境踐朝謂受其爵【釋曰】干訓本說文

是以君子不犯禁而入人境【注】盧僕射云及郊問禁請命【釋曰】及郊以下盧注六字各本皆以爲正文惟戴庶常改爲注孔本從之元案此雖無據而其

迹之語誤甚顯、故可從也、自曾子曰、天下有道以下皆語語相偶、無散亂之句、故知不通患七字、正與不犯禁七字相對待以成文、此中斷不致羼入及郊六字也、入人字宋本訛為入入、盧學士校改、今從之、**不通患而出危邑**【注】通共也、猶交同也、邑之有危難者不與交同共其難而出於其間、故曾子避越寇、出【釋曰】有經過之義、故曲禮曰、離立者不出中間、言行過其中也、此篇曾子之意、主于處無道之世、不仕人國、遠害安貧、與謀人邦邑、危則亾之之義相遠、此句仍是承上為言、不通患者、卽訢然交同之反也、訓通為共者義本後漢書來歷傳注、盧僕射注師敗不苟免失曾子本義、故通字凝不可解、戴遂臆改為避字、孔本從之、非也、邑宋本訛色、越寇見下、**則秉德之士不諂矣**【注】不諂亂國之君以求爵邑、**故君子不諂富貴以為己說不乘貧賤**

以居己尊[注]不謂君卿使說己乘謂自出其上也凡行不義則吾不事不仁則吾不長[注]不事言不臣不義之諸侯不長言不臣不仁之公卿大夫[釋曰]周禮天官冢宰乃施則於都鄙而建其長注長謂公卿大夫王子弟之食采邑者奉相仁義則吾與之聚羣[注]盧僕射云相助也元謂相承也臣之以仁義承助其君者則與之同朝[釋曰]奉訓本說文相訓本爾雅嚮爾寇盜則吾與慮[注]爾近也與讀如未有與焉之與無仁義而近有寇盜則吾與其禍是慮故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曾子去寇退曾子反況猶有負芻之禍從曾子

者七十人、未有與焉、孟子謂曾子、師也、父兄也、故去留無毀、【釋】【圖】事見孟子離婁下、案魯有兩武城、此武城、乃曾子所寓之武城、在今山東沂州府費縣西南、與曾子所生之南武城、在濟寧直隸州嘉祥縣南者不同、戴校本從大典、與上加不字、今不從、國有道則突若入焉、國無道則突若出焉、如此之謂義、【注】突、猝然相見也、【釋】【曰】盧注、于入焉下、引詩秦風、鴥彼晨風、二句為注、此或以鴥字注突字耳、未必正文、卽是鴥字、戴氏直改為鴥、未敢遽從、陸佃埤雅鶚類、引曾子正文作突、可見宋以前突字本不誤、今注訓突為猝然相見者、出入見其國決然甚速、方言曰、江湘之閒、凡猝然相見謂之棐相見、或曰、突、說文、突、不順忽出也、廣雅詁二、突、猝也、、夫有世義者哉、曰、仁者殆、恭者不入、愼者不見、使正直者則邇於刑、弗違則殆

於罪。注 夫有世言有此亂世也，王引之云，哉讀為栽，字訛也，元謂，曰字衍，或為行字之訛，人讀為納，言當世於行仁義者則栽危之，恭敬者不納其言，謹愼者不見使用，正直犯諫者近之於刑戮，賢者居其國弗去，必危罪矣，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釋曰 王引之云，世有二字，直貫至刑字，義者與仁者同，仁上曰字，自是行文，或是上注文宜下有小也字而訛為大，曰字，戴校刪之，今未敢遽刪，是故君子錯在高山之上，深澤之汚，聚橡栗藜藿而食之，生耕稼以老十室之邑。注 錯藏也，汚水宏下也，橡栩也，

實可食。列子曰。冬食橡栗。藜草似蓬。藿豆葉。劉向曰。曾子布衣縕袍未得完。糟糠之食。藜藿之羹未得飽。義不合則辭上卿。不恬貧窮。安能如此。許宗彥云。生謂食之而生〔疏證〕錯訓本廣雅。汚訓本說文。橡義本廣雅。及玉篇周禮掌染鄭注。列子見天瑞篇。藜義見漢書司馬遷傳注。藿義見儀禮公食大夫禮鄭注。劉向說。見說苑立節篇。莊子言曾子居衛曳縰而歌商頌。及說苑言齊景公以下卿禮聘曾子。皆未可據。故不以爲說。

是故昔者禹見耕者五耦而式。過十室之邑則下。爲秉德之士存焉。〔注〕五耦。十人也。秉德之士。謂貧隱不仕亂世者也。

〔校〕式。宋本誤武。

凡三百二十九字[illegible]舊校無字數孔氏定爲二百二十八字元今定爲二百二十九字

曾子十篇卷四

揚州阮元注并釋

曾子疾病【注】此記曾子將卒之言、曾子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大戴禮記第五十七、今爲曾子弟九、

曾子疾病【注】盧僕射云、疾困曰病、**曾元抑首曾華抱足**【注】抑首當如說苑作抱首、華當如檀弓作申、皆字形相近之譌、元與申、曾子二子、曾元嘗游於燕、申字子西、子夏以詩傳曾申、左邱明作春秋傳亦授曾申、【釋】曰、說苑敬慎篇亦作曾華、漢書王吉傳、王駿曰、子非華元、蓋漢人皆以爲曾華、惟檀弓曰、曾子寢疾病、

曾元曾申坐於足、作申字、困學紀聞曰、楚鬭宜申、公子申、皆字子西、則曾西之為曾申無疑、據此、則孟子趙岐注、以曾西為曾子之孫、亦誤也、荀子法行篇作曾元持足、曾元游燕事見荀子大畧篇、詩傳、春秋傳、語本經典敘錄、曾子曰、微乎、吾無夫顏氏之言、吾何以語汝哉、然而君子之務、蓋有之矣、注 微、猶無、止辭也、檀弓曾子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孔檢討云、顏氏子淵也、元謂顏子死、弟子必有記言、惜今鮮傳、有君子之務、謂後之所言、釋曰 蓋 閣本如此、今本皆作盡、然而二句、說苑作雖無能君子務益、夫華繁而實寡者天也、言多而行寡者人也、鷹隼以山為卑、而曾巢其上、魚鱉黿鼉以淵為淺、而

壓穴其中卒所以得之者餌也是故君子苟無以利害義則辱何由至哉

[注] 鷹隼皆鷙鳥曾與增同王編修引之云壓讀爲擫擫掘也盧僕射云生生之厚動之死地也

[釋曰] 羣書治要無曾字濟作川壓作窟卒下有其字德下無之字無以作毋以今皆不從之隼从隹俗本又加鳥今改正荀子法行篇隼作鳶曾作增壓穴作堀說說苑十鷹隼作飛鳥曾作層十六又作鷹鷙作增巢壓穴作穿穴御覽九百廿六引曾子隼作鶚山土多太字單作下曾作增荀子法行篇引曾子曰君子苟能無以利害義則恥辱亦無由至矣注以曾爲增者爾雅曾重也孟子曰曾益其所不能王引之云逸周書猘有蚤而不敢以擫擫與壓同左傳云闕地見泉闕壓擫同義也荀子作堀堀即掘尤可證之盧注舊本皆爲生生惟盧本誤爲求生孫侍御志祖云生生之厚動之死地二句全用老子

丁教授杰云、抱朴子知止篇、生生之厚、殺我生生矣、親戚不說、不敢外交、近者
不親、不敢求遠、小者不審、不敢言大、【注】孔檢討云、古
者謂父母爲親戚、春秋左傳伍尚曰、親戚爲戮、元謂
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曾子曰、內疏而外親、不亦
反乎、【釋】說苑建本篇、作親戚不說、無務外交、比近
不說、無務修遠、羣書治要求遠作來遠、今不從
之、曾子語、見荀子法行篇、又見韓詩外傳二卷、故人之生也、百歲之中、有疾
病焉、有老幼焉、故君子思其不可復者、而先施焉、親
戚既歿、雖欲孝、誰爲孝、年既耆艾、雖欲弟、誰爲弟
乎、故孝有不及、弟有不時、其此之謂與、【注】疾病、老幼

皆當仁愛、尤以孝弟爲先、不復者、謂父母兄長之年也、五十曰艾、六十曰耆、己之年耆艾、則兄長多故矣、

曾子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至而不可加者年也、是故孝子欲養而親不逮也、木欲直而時不待也、是故椎牛而祭墓、不如雞豚逮親存也、【釋曰】有老、朱本訛作者老、羣書治要復上有可字、戴庶常校本、據大典、復上加可字、今從之、各本皆無可字、爲孝爲弟下、治要有兩乎字、今從之、各本皆無、艾耆訓、見曲禮、曾子語、見說苑卷二、

言不遠身、言之主也、行不遠身、行之本也、言有主、行有本、謂之有聞矣、【注】曾子之學、皆本於身、不求言行於虛遠之地、以身爲言行

所從出故日省其身有聞者如子路有聞【釋曰】此下劉本有注文知身是言行之基可謂聞矣十一字或訛入正文聞本聲君子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聞則廣大矣高明廣大不在於他在加之意而已矣【注】董仲舒對策引曾子此言欲武帝尊所聞而行之卒能推明孔氏抑黜百家儒學帝治無不同也【釋曰】漢書董仲舒傳引曾子廣大作光大光乃廣音近假借字傳中行其所聞作知加之意而已無矣字皆董策所刪改羣書治要加上無在字意作志今不從與君子游苾乎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與小人游貸乎如入鮑魚之次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是故君子

慎其所去就、【注】苾馨香也、蘭蕑也、芷白芷也、皆香草、

王編修引之云、貸乃膱字之訛、膱乃膏液敗臭也、元謂鮑者糗乾之、次舍也、【釋曰】文選辨命論注引大戴禮此文、貸作臭、次作肆、皆不可從、家語六本篇云、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卽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鮑魚之肆、久而不臭、亦與之化矣、此王肅妄改曾子書以爲孔子對曾子之言、不可從、貸乎如入鮑魚之次、羣書治要作膩乎如入魚次之室、今不從、戴本據大典改貸爲膩者亦非、馬總意林誤作戲、文選注引作臭、亦誤、蓋古本作膱字、貸膩戲皆形近之訛、考工記弓人注、樴讀爲脂膏䐈敗之䐈、釋文引呂忱云、䐈膏敗也、䐈與膱音義亦同、若王肅之改爲臭、直妄改以示異耳、苾訓本說文、蘭義本詩鄭風毛傳義、芷說文曰、蘼也、蘼楚謂之蘺、晉謂之蘼、與江蘺有異、芷卽茝、古今字也、家語改蘭芷爲芝蘭、技芝爲神草、與芷不同、尤

失古義矣模義本周禮籩人鄭注次義本左襄廿六年杜注文選辨命論注引就下有者也二字又太平御覽交友引曾子次亦作肆久而不聞其香久而不聞其臭多其香其臭四字與君子游如長日加益而不自知也與小人游如履薄冰每履而下幾何而不陷乎哉【注】日行出赤道北不覺其長【釋曰】戴氏校殿本改盧注如日之長為如身之長長則讀正文長字為上聲矣然漢書董仲舒傳云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見也董以火對日為言則此正文言日晷之長無疑未可遽改盧注也吾不見好學盛而不衰者矣吾不見好教如食疾子矣【注】食謂乳養之也【釋曰】閣本無盛字食義本禮記內則鄭注孔云食音飤子字下宋本脫者字從大典增元謂諸宋元本皆無者字未可遽增吾不見

日省而月考之其友者矣、【注】孔子曰、就有道而正焉、

吾不見孜孜而與來而改者矣、【注】與許也、來學而改過者許而教之、勸引後進也、孔子曰、與其進也、【釋】汪晫本此後尚有官怠於宦成病加於少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愼終如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三十八字、乃據說苑敬愼篇續入、非大戴曾子十篇中文也、又丁教授杰曰、此末句盧注云謂擇善而改、非也、似本文來字爲采字之訛故盧以擇訓之、姑存此說、未敢遽改、

凡三百八十五字【釋】舊校無字數、孔氏定爲三百八十五字、今元定爲三百八十五字、

曾子天員【注】此篇言聖人察天地陰陽之道、制禮

樂以治民、所言多周易、周髀、禮經明堂月令之事、首言天員之道、遂以名篇、大戴禮記弟五十八、今為曾子弟十、釋圓程榮本作員、盧戴本皆作圓、員古字、圓俗字也、今改正

單居離問於曾子曰、天員而地方者、誠有之乎、曾子曰、離而聞之云乎、注單居離曾子弟子、盧僕射云、而猶汝也、汝聞則言之也、單居離曰、弟子不察此以敢問也、曾子曰、天之所生上首、地之所生下首、注天動地靜、故人物動者屬天、其首恒在上、艸木靜者屬地、其首恒在下、地上空虛無土之處皆天、故凡動者皆

天所生，艸木甲坼而生，以根爲首，枝爲末也，人以頭爲首，故說文曰，鬚，根也，易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臨海周治平云，人物有息以接天氣，故上首，艸木有根以浮地氣，故下首，【釋曰】此以戴本據大典改爲以此，非是，大戴屢有此以文法，四代篇虞戴德篇皆見之，謂無土皆天者，易曰天在山中，**上首之謂員，下首之謂方，**【注】盧僕射云，因謂天地爲方員也，周髀曰，方屬地，員屬天，天員地方也，元謂，謂之者，謂其道，非謂其形也，**如誠天員而地方，則是四角之不揜也，**【注】方員同積，則員者必不能揜方之四角，今地皆爲天

所辨明地在天中天體渾員地體亦員也曾子及周髀本言地員自周末疇人子弟散在四夷古法始微周髀曰日運行處極北北方日中南方夜半日在極東東方日中西方夜半日在極南南方日中北方夜半日在極西西方日中東方夜半據此則知周時說地體亦渾員所由準北極高下分里差時差以驗交食蓋天實具渾天之法也梅徵君文鼎云地員可信大戴禮有曾子之說

【釋曰】元西域扎馬魯丁造西域儀象有所謂苦來亦阿兒子漢言地理志也其製以木爲圓球七分爲水其色綠三分爲土其色白畫江湖海貫串於其中兼作小方井

以計幅員之廣袤道里之遠近此即元明以來西說地圓之祖西說之精詳者見熊三拔表度說其意以地體渾圓在天之中若令地球不在天中則在地之景必不能隨日周轉且遲速不等矣今春秋二分日輪六時在地平上爲晝六時在地平下爲夜非在正中而何地體本圓故一日十二時辰更迭互見如正向日之處得午時其正背日之處得子時處其東三十度得未時處其西三十度得巳時相去二百五十里而差一度又七千五百里而差一時若以地爲方體則惟對日之下者其時正處左處右者必長短不均矣西域此說即會子地圓之意亦即周髀日行之意非創解也梅徵君天學疑問曰西人言水地合一圖球而四面居人其地度經緯正對者兩處之人以足版相抵而立其說可從與曰以渾天之理徵之則地之正圓無疑也是故南行二百五十里則南星多見一度而北極低一度北行二百五十里則北極高一度南星少見一度若地非正圓何以能然所疑者地既渾圓則人居地上不能平立也然吾以近事徵之

江南北極高三十二度，浙江高三十度，相去二度，則其所戴之天頂即差二度，各以所居之方爲正，則遙看異地皆成斜立，又況京師極高四十度，瓊海極高二十度，若自京師而觀瓊海，其人立處皆當傾跌，而今不然，豈非首戴皆天，足履皆地，初無欹側，不憂壞立歟，然則南行而過赤道之表，北行而至戴極之下，亦若是矣，元謂置丸豬脬中，吹氣而閉之，丸可居中，置丸水盆中，急旋其水，丸必居中，此地爲天大氣包舉之驗也，地上數百丈，風與氣即急，況直上干萬里哉，故人與水在地不傾落者，天氣包舉之平繩直，人水不知也，西洋有謂地心本重，人物各顚就地心之重，得附麗不脫之說，此說理仍未足，

且來，吾語汝，參嘗聞之夫子曰，天道曰員，地道曰方，注

且來者，呼之使姑且來也，以下皆述孔子之言，盧僕射云，道曰方員耳，非形也，元謂易說卦曰，乾爲天，爲

圜文言曰、坤至靜而德方、皆言其道也、聖人因方員以治天下、故周髀以笠寫天、立周天之度、禹用矩測高深遠、以治山川也【釋曰】謂此下皆孔子言者、讀其文皆成一章、未嘗有曾子之言問雜其中也、文選、宋玉對楚王問注引曾子曰、吾聞諸夫子曰、羽蟲之精者曰鳳云云、是唐人皆讀以後之言、屬之孔子也、周髀算經曰、古者包犧立周天之度、又曰、方屬地、圓屬天、天圓地方、方數爲典、以方出圓、笠以寫天、又曰、平矩以正繩、偃矩以望高、覆矩以測深、臥矩以知遠、又曰、故禹之所以治天下者、此數之所生也、元案以笠寫天、蓋天也、渾天之象、卽寫蓋天、故渾蓋之法相通也、

方曰幽員曰明【注】地道幽、天道明、故以爲天地之名、易曰、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釋曰】文選盧子諒時

與詩注太平御覽卷二、引此皆無而字、是、唐宋舊本爲可據、今本幽下有而字、刪之、明者吐氣者也、是故外景、幽者含氣者也、是故內景、【注】天陽吐氣、而其景在外、地陰含氣、而其景在內、易曰、坤含宏光大、又曰、含萬物而化光、【釋曰】盧僕射云、景、古通以爲影字、故火日外景、而金水內景、【注】日與火屬天、其景外照、月星從之、金與水屬地、其景內照、故鏡能含景、吐氣者施而含氣者化、是以陽施而陰化也、【注】人物生於地、然非得日氣不生、故周髀曰、北極下、不生萬物、中衡左右冬有不死之草、【釋曰】淮南子天文訓、襲此節文、曰、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方者主幽、圓者主

明者吐氣者也是故火曰外景幽者含氣者也是故水曰內景吐氣者施含氣者化是故陽施陰化

陽之精氣曰神陰之精氣曰靈神靈者品物之本也

注 品衆庶也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宏光大品物咸亨此天地神靈所以陽施陰化成品物之形故爲品物之本

釋曰 品訓本說文

而禮樂仁義之祖也

注 祖始也禮記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仁近於樂義近於禮

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禮樂極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釋曰】祖訓本爾雅，記文，見樂記而善否治亂所興作也【注】班孟堅曰，人函天地陰陽之氣，有喜怒哀樂之情，天稟其性，而不能節也，聖人能爲之節，而不能絕也，故象天地而制禮樂，所以通神明，立人倫，正性情，節萬事者也，人性有男女之情，妒忌之別，爲制婚姻之禮，有交接長幼之序，爲制鄉飲之禮，有哀死思遠之情，爲制喪祭之禮，有尊尊敬上之心，爲制朝覲之禮，正人足以副其誠，邪人

足以防其失故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僻之罪多鄉飲之禮廢則長幼之序亂而爭鬬之獄蕃喪祭之禮廢則骨肉之恩薄而背死忘生者衆朝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而侵淩之漸起故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政以行之刑以防之董仲舒曰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於天天道大者在於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天使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地之任德不任刑也 釋曰班董說皆見漢書禮樂志

陰陽之氣各從其所則靜矣【注】近於日爲陽遠於日爲陰夏多陽冬多陰南多陽北多陰晝多陽夜多陰是其所也【[illegible]】從各本作靜或作盡惟高安本作從偏則風俱則靁交則電亂則霧和則雨陽氣勝則散爲雨露陰氣勝則凝爲霜雪陽之專氣爲雹陰之專氣爲霰霰雹者一氣之化也【注】臨海周治平云萬物各有本所故得其所則安不得其所則強及其強力已盡自復居於本所焉本所者何如土最重重愛卑性居下火最輕輕愛高性居上水輕於土在土之上氣重於火在火之下

然水比土爲輕較火氣爲重氣比火爲重較水土爲輕以是知水必下而不上氣必上而不下矣葢水之情爲冷濕火之情爲燥熱土之情爲燥冷氣之情爲濕熱其情皆有偏勝各隨其勝所火氣偶入水土之中必不得其安而欲上行水土因氣騰入氣火之域亦必被强而欲下墮各居本所矣日光照地與氣上升偏於燥則發爲風火與土俱挾氣上升阻於陰雲難歸本所火土之勢上下不得亦無就滅之理則奮迅決發激爲雷霆與氣交合逆爲火光居於本所故

云交則雹。日氣入地，鬱隆騰起，結而成雲，上至冷際，爲冷情所化，因而成雨。正如蒸水，因熱上升，騰騰作氣，上及於蓋，蓋是冷際，卽化爲水，下居本所。故雨者冷熱二氣相和而成也。若濕氣既清且微，是陽勝也，升至冷際，乃凝爲露。三冬之月，冷際甚冷，是陰勝也，雲至其處，既受冷侵，一一凝沍，皆是散圓，卽成雪矣。露之爲霜，其理畧同。蓋氣有三際，中際爲冷，上近火熱，下近地溫，冷際正中，乃爲極冷。夏月之氣，鬱積濃厚，决絕上騰，力專勢鋭，逕至極冷之深際，驟凝爲雹，

入冷愈深變合愈驟結體愈大矣故雹體之大小又因入冷之淺深爲差等非如冬月雲氣徐徐上升漸至冷之初際而結體甚微也故夏月雲足促狹隔膡分壟而晴雨頓異焉冬時氣升冷際化而成雨因在氣中摩盪故一一皆圓初圓甚微以漸歸并成爲點滴未至本所又爲嚴寒所迫即下成霰矣故雹霰者皆陰陽專一之氣所結而成者也【釋曰】周生深于天算兼習西洋之法此乃融會中西之說爲之其理甚明故載用之

毛蟲毛而後生羽蟲羽而後生毛羽之蟲陽氣之所生也介蟲介而後生鱗蟲鱗

而後生介鱗之蟲陰氣之所生也注孔檢討云毛羽外見故陽介鱗水伏故陰也唯人為倮匈而後生也注倮者包生包訛為匈許慎曰包象人褱妊月令曰中央土其蟲倮倮蟲人也陰陽之精也注人秉陰陽之精以生故圓頂方趾毛蟲之精者曰麟羽蟲之精者曰鳳介蟲之精者曰龜鱗蟲之精者曰龍倮蟲之精者曰聖人注盧僕射云麟鳳龜龍所謂四靈元謂易本命曰鳥魚皆生於陰而屬於陽故鳥魚皆卵介鱗夏食冬蟄齕吞者八竅而卵生咀嚾者九竅而胎

生曰一者無羽翼有羽之蟲三百六十而鳳皇爲之長有毛之蟲三百六十而麒麟爲之長有甲之蟲三百六十而神龜爲之長有鱗之蟲三百六十而蛟龍爲之長倮之蟲三百六十而聖人爲之長此乾坤之美類禽獸萬物之數也【釋曰】周禮大司徒土會之法鄭注毛物臝物義與此異高誘呂覽淮南子注倮蟲毛蟲義亦與此異當以曾子及易本命義爲長也龍非風不舉龜非火不兆此皆陰陽之際也【注】盧僕射云龜龍爲陰風火爲陽陰陽會也孔檢討云白虎通義曰龜非火不兆以陽動陰也【釋曰】朱本脫也字永樂大典本不兆下多鳳非梧不棲麟非藪不止

十字於陰陽之義無涉戴本從之增入非管子本文也際字元本作會茲四者所以聖人役之也【注】孔檢討云役使也聖人以四靈爲畜也【案曰】朱本作所以役聖人之精也朱本作所以役聖人之也盧本作所以役於聖人也惟元本作所以聖人役之也戴本孔本從之是故聖人爲天地主爲山川主爲鬼神主爲宗廟主【注】盧僕射云鬼神百祥也因外祀故在宗廟之上也孔檢討云主祭主也聖人慎守日月之數以察星辰之行以序四時之順逆謂之曆【注】日行一度爲一日其數簡明爲諸曜之主月有朔望之數聖人必慎守日月之度數而後可察五星恒星之行

星五星也、辰十二舍恒星也、四時順逆者、分至日躔之贏縮也、冬至之後、日行贏度爲太過、夏至之後、日行縮度爲不及、皆失其中、故謂之逆、春秋二分、日行平度、漸適其中、故謂之順、順逆有數、四時皆定、此聖人所序也、今欽天監贏縮之法、卽孔子所言順逆也、故堯命羲和欽若昊天、厤象日月星辰、歲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以授舜、曰、咨爾舜、天之厤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周武王訪箕子、以五紀明其法、周公問商高、以述周髀、此聖人所以治天也、

釋曰日日行一度、一歲一周天、雖有贏縮不失其常、
最爲簡明、月日行十三度有奇、二十七日零一周天、
其行有遲疾、入轉有入交遠近、有泛會、有實會、有視
會有正交、有中交、皆以所歷之日互相消長而得其
行度之眞率、而後晦朔弦望、交食之淺深之數、可得由
此以察星辰之行、星、五星也、五星之行亦有遲疾入
限有合伏、衡伏有退留順留、有晨夕見晨夕不見、有
淩犯交食、皆由日月之度數、察而知其行度不齊之
率、辰、乃十二宮恒星分界之名也、恒星每年有行分、
因生歲差、故日星辰之行亦以日月之數知其行率
今欽天監所用新法、日月五星各有本天、高卑遠近
之行、因生加減、如日之行度、凡三種、日平行、日本輪
行日均輪行、月之行度凡九種、日平行、日自行、日均
輪行、日次輪行、日次均輪行、日交行、日最高行、日距
日行、日距交行、五星之行凡十有二、類土木火各有
平行爲一類、而金水卽以太陽之平行是爲一類、土
木火金之次輪心、皆行倍引數、爲一類、而水星之次
輪心、則行三倍引數、是獨爲一類、土木金水之次輪

半徑皆有定數為一類而火星之次輪在本天最高則大最卑則小又視太陽在最高則大最卑則小是獨為一類土木火皆行距日度為一類而金水自有行度又為一類土木火皆有本天與黃道相交以生緯度次輪斜交本天其面又與黃道平行能加減其緯度為一類而金水之本天即為黃道本無緯度因次輪斜黃道以生緯度又為一類土木火皆有合有衝為一類而金水則有合有退合而無衝是又為一類也蓋新法雖始於西人實即古法之贏縮也由孔子順逆之言求之知贏縮即所謂順逆也堯命以下用史記律書及漢書律志義也

截十二管以宗八音之上下清濁謂之律也

注 黃帝吹解谷之竹以為黃鍾之宮制十二管黃鍾太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為六律林鍾南呂應鍾大呂夾鍾中呂為六呂宗讀為察也讀為呂皆

字之誤也，八音土、竹、皮、匏、絲、石、金、木也，凡樂中聲之上，則有半律，是爲清聲，中聲之下，則有倍律，是爲濁聲。

【釋】宋本皆作宗宇，乃察字形近之訛，後漢書明帝紀注，引大戴禮曰，聖人截十二管，以察八音之清濁，謂之律呂，此所引察字本不誤，高安本作索字，更誤矣，又後漢書注，律下爲呂字，今各本或作律也，或無也字，實皆呂字，空格，後人以妄加也字，或闕疑少一字也。

律居陰而治陽，麻居陽而治陰，律麻迭相治也，其間不容髮。

【注】地效以響，故律候地氣，天效以景，故麻測天時，律居地以治天，故十二律應十二月，以律起麻，麻居天以治地，故儀象日月星辰，以授民時，迭更也，不容髮，言其密，司馬

遷云、律厤更相治、間不容瓢忽、釋曰文選、枚乘上書諫吳王注引此、髮下有矣字、地效天效二語、見後漢書律志、史記太史公自序曰、居陰治陽、居陽治陰、云云、以更代迭、以瓢忽代髮也、聖人立五禮以爲民望注五禮、吉凶賓軍嘉釋曰本周禮春官大宗伯制五衰以別親疏注凡喪服、上曰衰、下曰裳、五衰者、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凡五等、由親而疏、皆衰也、釋曰義見儀禮喪服鄭注、和五聲之樂以導民氣注聞宮音使人溫舒而廣大、聞商音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音使人惻隱而愛人、聞徵音使人樂善而好施、聞羽音使人整齊而好禮、釋曰義見史記樂書合五味之調以察

民情、注孔檢討云、凡酸入肝、苦入心、甘入脾、辛入肺、鹹入腎、五味失調則各偏一藏、故五情之發亦不得其正、正五色之位、注孔檢討云、位青於東、朱於南、白於西、黑於北、黃位中焉、成五穀之名、注盧僕射云、五穀、黍稷麻麥菽也、釋曰孔云、盧注依月令文、序五牲之先後貴賤、注盧僕射云、五牲牛羊豕犬雞、先後謂四時所尚也、元謂、月令、春羊、夏雞、中央牛、秋犬、冬彘、諸侯之祭牲牛、曰太牢、大夫之祭牲羊、曰少牢、士之祭特牲、豕、曰饋食、注此諸侯大夫士宗廟之祭也、太牢者牛羊豕

三牲、舉牛以該羊豕、少牢者、羊豕二牲、舉羊以該豕、士祭惟豕、故曰特牲也、饋食者、饋孰也、大夫少牢、亦饋食、茲徒言士饋食者、大夫旣舉少牢、畧言饋食也、天子之大夫、祭如諸侯、用太牢、天子之士、祭如大夫、用少牢、釋曰凡言太牢、皆三牲、言少牢、皆二牲、故禮記郊特牲曰、郊特牲、而社稷太牢、明太牢兼三牲之名也、今云牛曰太牢、羊曰少牢、明舉一以該其餘耳、饋食義見儀禮、曲禮曰、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此言天子之大夫如諸侯、士如大夫也、**無祿者稷饋、稷饋者無尸、無尸者厭也、**注無祿者、兼大夫士失位及庶人而言、王制曰、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庶人春薦

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鄭司農云、士薦牲、用特豚、大夫以上、用羔、曰稷饋者、稷爲疏食、舉最粗者、以該麥黍稻、明不足言牲也、厭者不成祭、徒取厭飫之通名、厭祭有三、皆無尸、一爲大夫士宗廟之祭、未迎尸以前、飫神爲陰厭、尸出之後、飫神爲陽厭、一爲殤祭、不立尸、不舉無肵俎、無元酒、不告利成、爲陰厭、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爲陽厭、一爲此篇孔子所言、無祿者、稷饋無尸也、無尸者、不成祭、禮準于厭、故亦得稱厭、不分陰陽

闕明文也。釋曰孔子此文，但言無尸者皆可稱為厭，其義自兼儀禮特牲少牢兩饋食之厭而言，非但如曾子問殤祭之厭也。孔注但舉殤祭，其義未足，今兼用儀禮注及曾子問經注，注之，蓋無尸者不成祭，徒取厭飫，皆可謂之厭，故孔子直謂無祿無尸之祭名厭，非取殤祭之厭為無祿者譬也。

宗廟曰芻豢，山川曰犧牷。注盧僕射云，牛羊曰芻，犬豕曰豢，色純曰犧，體完曰牷，宗廟言芻豢，山川言犧牷互文也。山川謂岳瀆，以方色角尺，其餘用厖索也。

割列禳瘞是有五牲。注割者，割牲體，宗廟正祭也。列者疈辜，祭蜡嗇也。禳者，冬春候禳，磔牲攘惡氣也。瘞者祭山林薶其牲。釋曰列，說文从歺刀，即今裂字。周禮大宗伯以疈辜祭四方百物，鄭司農

注云、披磔牲以祭、後鄭云、疈牲胷、郊特牲曰、八蜡以祀四方、又曰、蜡、祭司嗇也、祭百穀、以報嗇也、禮記月令云、九門磔禳、以畢春氣、又冬大儺、亦磔禳、又周禮夏官小子之侯禳、春官雞人之面禳、皆磔牲以攘惡氣也、謂瘞爲薶牲者、周禮大宗伯、以薶沈祭山林川澤、後鄭注云、山林、曰薶順其性之含藏、此之

謂品物之本、禮樂之祖、善否治亂之所由興作也、(注)四靈律厤以下、皆聖人法天地神靈以治人物之道、

凡五百八十八字、(釋因)舊校無字數、孔氏定爲五百九十一字、元今定爲五百八十八字、